

北方的冬天更接近冬天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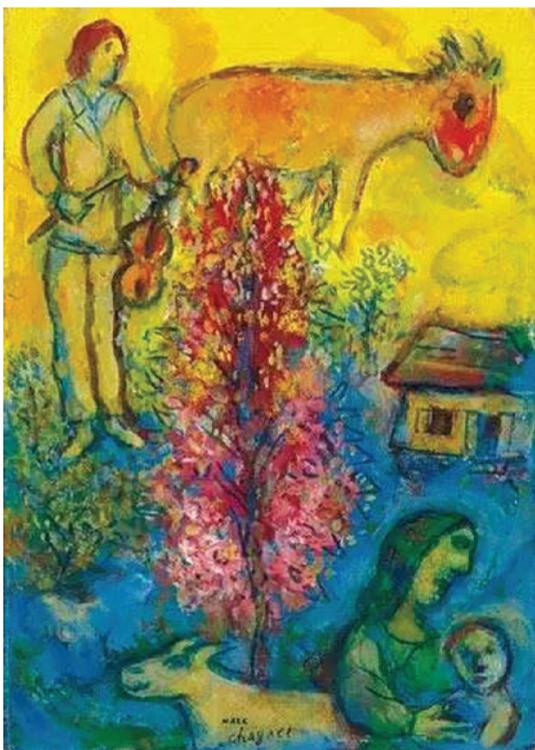
冬天的本质源于我自幼至今对西北冬天的理解。

儿时，对冬天的记忆是雪、冰、凛然的寒冷和梦乡般轻软的温暖。

落雪并非都是雪花，有时是干燥的雪粒子，落在地上，细沙一样跟着风跑，空中的雪粒子，被风扭成绳，在虚茫中甩来甩去。雪花不同，你可以久久仰头，让雪片落在睫毛上、舌头上，把自己落成个雪人。童话气质，是对雪最初最恒定的记忆。哪怕是古人寒凉孤寂的边塞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也透着一股子率真。深夜的落雪躲过了人的眼睛，最惊喜的是这样的天明时刻：开门见雪，满眼睛灿烂。雪不放过每一寸土地。雪铺在地上，像一张过于干净的大纸，要走，就不能显出凌乱，迈着细碎的八字步，两只脚均匀地走出一长串麦穗。还可以让麦穗打结，一直长到屋檐下。落雪是大自然精工之作，步伐的错误没有机会矫正，除非雪再次落到雪上。

文字里的雪，会蓦然想到《水浒》里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说“大雪下得正紧”，这“紧”字好，旁人也可以说“大雪下得正紧”，但施耐庵这个“紧”字，镶嵌在前前后后北风呼啸的情境里，就像秦腔里的梆子，当应当把事情敲得急切。

背阴地方的雪久久不化，长长的坚硬的冰溜子光滑如镜，远远地给腿脚蓄力，滑行，鸟儿一样飞个片刻，对离不开地面的肉身的微小反叛，每次飞行都叫人满足。顽固不化的冰随处可见，屋檐伸出的烟筒下面，煤烟水滴上衣是洗不净的，煤烟水不紧不慢滴滴答答烛油一般堆积出一个个昏黄矗立的冰怪，守着各自的家门。碎小整齐晶莹剔透的冰珠垂挂在晾晒的被单被面衣服下边，像水晶花边。黄河两岸冻结了，冰给河镶了两条长长的白边，河水在中间流淌得幽静深邃。拉货的马



车驴车骡子车在冰上小心翼翼地行走，满处是拄着火钳坐在铁簸箕上滑冰的孩子。趴在冰上，从凿开的冰洞里捞几条身体还透明的小鱼，把它们养在大口罐头瓶里，鱼儿终究活不了多久，和母亲要维生素喂它们也无济，传说里能跳过龙门变成飞龙的黄河鲤鱼大概就是这样的小鱼儿长成的，它们是怎样在冰水里熬过冬天的？

凛然的寒冷会冻住睫毛，让嘴巴说话不利索。跑进厕所，手指僵得解不开总是胡乱搅缠的布裤带，不用解了，不听话的尿像暖流，热乎乎地顺腿根淌下去，臃肿的裤腿冻成两条冰棍，鸭子一样垮着腿害臊地走回家，不

会挨骂，但得长久待在被子里，等着棉裤在火炉边烤干。棉袄看上去总是很厚，用了多年的旧棉花变成了疙瘩，在脊背上顶出一个罗锅，有个冬天，人们总叫我驮背。人让时间压弯了脊背，才是驮背，像院里的花奶奶，我小，他们就叫我驮背，我觉得好玩，答应得很是痛快。每个孩子脸上都拖着鼻涕，鼻涕快过“河”时，呲溜一下再吸进去，袖筒被鼻涕擦得锃亮。

如果想知道身体里最温热柔软的部位和坚硬的冰冷接触一下会发生什么，可以像大院里胆子最大的女孩王菊花那样，用舌头舔一下院子里晾衣服的铁丝，就那么小小的一碰触，马上就有最奇特最难解释的化学反应，冷一下子吸住了热，铁丝饿久了，一口叨住了王菊花的舌头。王菊花长伸着舌头在喉咙里嗷嗷叫，舌头没有皮，粘掉一小层那都是肉啊，我们吓得尖叫，她妈好像熟知她的把戏，不慌不忙拿凉水冲舌头冲铁丝，舌头和铁丝友善地分开了。课堂上老师问，假设在冬天最冷的一天，你想在冰上再铺一层冰，有两盆水供选择，一盆凉水，一盆开水，选哪盆？——凉水！回答异口同声，老师发出早早准备好的幸灾乐祸的笑声，大声说：开水！充满敌意的两样事物会有这样亲密的结合，真是世间的怪事。冰的奇妙还呈现在清晨刚刚拉开窗帘的窗玻璃上，满玻璃的冰凌花，热带水草一样，且日日不同，渐渐消融的过程中，画面上甚至会出现人物和故事，叫人浮想联翩。

寒冬里异常的温暖来自火炉、热炕。寒与热黑白分明，但有了寒，更让人觉出热的甜蜜。火炉里神奇的火苗，一边显示火焰的旺盛，一边总有些虚张声势，因为我们可以抓到火苗，手里捏着的那空无一物的一刹那的温烫就是火苗。火到最旺时会把火苗咽得干干净净，铁皮的炉膛都给烧得通红，可以看见炉里正燃烧的煤。还有什么比热炕上的睡眠更舒适更酣畅呢，即便屋外大雪纷飞、滴水成冰，热炕给你世界上最深厚的温暖，它可以带你到最香甜的梦乡，哪怕炕上只一层薄席。

这皆是我对童年生活过的工厂大院冬天的记忆，也确乎有着童话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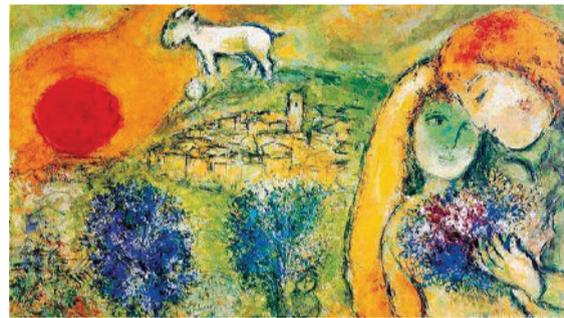
我乡里的大舅家，则在我记忆里拓展了冬天，在遥远漫长的通向山巅的路上，冬天一览无遗地铺呈在田野里。单纯的山野之色极为素净清静，这是西北冬天惯常的景色。农田在雪下熟睡，山崖和沟壑残雪斑驳，遍山低矮的野杏树的枯杈让山毛茸茸的。大都是过年，亲戚们结伴而行，大人们沉迷于家长里短，心情在冬天的山野里总显得格外欢愉，空气沁人肺腑，雪不滑人，是积攒了许久的虚厚的雪，踩上去吱吱咯咯的。舅舅家的黄土院落和冬天的山野浑然一体，那几棵曾经出跳在记忆中的绽满粉嫩杏花和挂满金色大接杏的杏树光溜溜地各自站在一汪汪冰里——被反复用过再倒进树窝的浑浊的廊檐水冻成的冰。来人上炕，热炕上铺着捂脚的小褥子，从炕上的木格窗望出去，院落里人影出出进进，能认出的多是长辈，人老了，时间在他们身上慢下来了，越小的娃娃们长得越快，过一年，模样就认不出来了。村里的人家，总是沾亲带故，城里上来几个人，门口的亲戚便络绎不绝。羊圈里的羊也凑热闹，咩咩叫得很娇气，舅舅家一定又添了小羊，老羊的叫声我是熟悉的，舅舅从山上牵来一头老母羊给年幼的弟弟喝羊奶，老羊叫起来带着哭腔。

乡里的冬天总是格外冷，但眼见得很多情景都热气腾腾，灶房里端出的是热腾腾的花馍馍，一碗碗烫手的烩菜上桌，烧得焦熟的洋芋蛋在两个手里倒着，炉子上的铁皮壶吱呀呀唱着，滚成牡丹花的罐罐茶成天价续着。眼皮子打架了，在热炕上倒头就睡，睡熟了、睡渴了，梦里想的是含块儿冰，就大舅家杏树枝上晒化的雪又冻住的亮晶晶的冰糖一样的冰。

浮世绘 牧歌 安宁

阿妈妹妹家的儿子儿媳，带女儿牧歌来省城看病。我家离医院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车程，他们一下火车，便直奔我家。

每个见到牧歌的人，都会心疼。已经四岁半的她，因生下来便是唐氏综合征患者，同时兼有先天性心脏病，体重不足二十四斤，身高不到一米，走路踉踉跄跄，犹如蹒跚学步的孩子。除了心脏病，她还有肺动脉高压，一年到头生病。每次感冒，常常几个月都无法痊愈。她又不爱吃饭，只喜欢喝一些面条、牛奶和饮料，营养严重不足，她的脑袋看上去大大的，好像要从小小身体上跌落下来。虽然她什么都懂，智力并未受到影响，但语言能力却受到很大限制，只能含混不清地说一些蒙语，着急的时候，还需打着手势表达。



牧歌的爸妈虽是90后，却完全没有这个年龄应有的快乐。两个人沉默寡言，因长年为孩子操劳，四处带她看病，他们的脸上，有着同龄人少见的成熟和忧愁。牧歌的妈妈其木格比我小了十岁，看上去却比我还要苍老。常年在家种地养牛的她，皮肤粗糙，双手皴裂，已经完全是一个农村主妇的样子了。

听其木格说，从北京大医院来的大夫，将在内蒙古国际蒙医院待一段时间，为内蒙古五十名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免费手术。幸运的是，牧歌排到第三名。一上午，牧歌几乎没有吃饭，只睡了一会。她睡觉的时候，奶奶和妈妈轮流吃饭，我和牧歌的爸爸面对面坐着，彼此没有太多的话。中途他接了一个电话，大约是朋友，他回复说：我不在家，正陪孩子看病。只这一句，就让我忽然觉得，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其实心里满满都是对孩子的爱。

我无意中打开其木格的微信朋友圈，看到里面几乎都是牧歌的照片和视频，记录了从她出生到现在每一次生病、看病，及成长的点点滴滴。我甚至还看到前年阿妈去他们家小住，带去的我的女儿阿尔娜娜的旧衣服，就穿在牧歌身上。其木格将去北京带孩子看病，称之为旅游。他们有了很多次出门“旅游”的机会，并留下了这些文字记录：

看我宝贝女儿吃得有多香！我女儿瘦得让人心疼。看我女儿打针的时候多乖。活着多么累啊！我真的不想活了。女儿感冒什么时候会好啊！我想念我的姥姥了，可是女儿的病还没有好，真闹心啊！睡不着，一夜失眠……

我慢慢翻看所有的朋友圈记录，心里隐隐地疼，而等到阿尔娜娜放学回来，看到牧歌，好奇地丢给我十万个为什么，我的心愈发地痛。

妈妈，小妹妹为什么不说话，总是啊啊大叫？妈妈，小妹妹为什么总是尿裤子？妈妈，小妹妹为什么不爱跟我看《小马宝莉》？妈妈，小妹妹切开肚子做手术，要是死了怎么办？

最后一个问题，吓我一跳，我赶紧“嘘”一声，告诉她，不能说死，小妹妹会好好的……

我知道阿尔娜娜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小妹妹总是生气地摔打玩具，又不肯睡觉，为什么牧歌的爸爸看到蹦蹦跳跳的她站在牧歌面前，眼里充满哀伤。医生说，牧歌的爸妈如果再要一个孩子，可能还是唐宝，他们不敢冒着风险继续生育。牧歌这样一个生下来就有缺陷的孩子，在他们心里，却犹如天使一样，他们爱她，愿意为她舍弃一切，只为让她和健康人一样，尽管她可能永远也无法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结婚生子，并获得平凡的幸福。

就在他们前往医院之前，为了让几天没怎么好好吃饭的小牧歌吃点面条，三个人围着她又哄又劝。这样的一幕，四年来的每一天，都在他们的生活里发生。仅仅作为旁观者，也让人心疼，不仅仅心疼牧歌，也心疼这个家的每一个人，只希望可怜的牧歌，能够被上天眷顾，能得到免费手术的机会。

即便牧歌是一个让人惋惜的唐宝，但在家人心里，她的一颦一笑，依然是一束光，照亮他们艰难求医的漫漫长途。